



2月4日，武汉站内封存的高铁列车。



4月3日，消防队员在航站楼进行消杀作业。自4月8日零时起，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国内客运航班将恢复运营。

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称，自当日10时起，全市城市公交、地铁、轮渡、长途客运暂停运营；无特殊情况，市民不要离开武汉，机场、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。从李兰娟上报疫情认为必须立即封城，到国家对武汉封城的决策出台，只有数小时时间。

从2时到10时，是8个小时。在汉口火车站，有刷着手机看到封城消息的候车旅客，迅速改签车次离开武汉。也有早起后看到消息开车离开武汉的。武汉市民刘林是在1月23日上午7时被女友的一阵电话叫醒。他赶紧拿上几件衣服，开车到隔壁小区接上女友，直奔女友的老家荆州。“以前是市区车多，外面车少，但那一天上午，好多私家车要出城，高速上都是车。”刘林以最高时速160公里向荆州驶去，中途一刻也没有休息。两个多小时后，他和女友到达了荆州。

城里有人想出来，城外却有人冲进去。

在外省出差的白慧冬是在1月22日飞回武汉的。当天他出天河机场时，看到机场进出口都加装了红外线测温仪。上地铁后看到人出奇地少，情况与之前他离开武汉时迥异。其实，在还没回到武汉时，这位青宁信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就已经从不同渠道得到消息——武汉的朋友们，不少人正在逃离这座危城。

因为不明原因感染的肺炎有增多迹象。

回到武汉的白慧冬，要抉择——走，还是不走。“走的话，从家里出小区，上地铁，直奔天河机场，许多城市可以去。”白慧冬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感慨，“可妈妈年纪大了，孩子还小。老人和小孩是易感人群，如果逃离武汉，半路上感染了就惨了。我综合考虑后，决定宅在家里。哪知道封城以后，我这个宅在家的决定，和政府的决策不谋而合。”

尽管李兰娟是在1月22日深夜向上汇报——武汉必须马上封城，可此前，她已经对武汉当时的疫情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，封城之议，绝非拍脑袋决定的。“1月初的时候，我听说武汉出现了传染病，作为专家，我很关心，也打电话给有关同道询问情况。后来，我听说可能有医务人员感染，我意识到严重性，就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去武汉看一下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很快就决定派我和钟南山院士等6位专家组成高级别专家组，前往武汉实地研判疫情，1月18日晚上我们到达了武汉。”李兰娟说，“我与当地的医院院长和有关专家进行交流，了解到有较多的医务人员被感染，也到金银潭医院、武汉市CDC（疾控中心）以及海鲜市场周边察看。我就意识到：这次新型冠状

